

刘邓大军老战士作品集·下卷

# 肖像画

徐向前  
一九六六年

杨国宇 陈斐琴 汪德荣  
百花文艺出版社



肖像画画廊

徐向前题

一九六六年元月

## 肖像画画廊

杨国宇 陈斐琴 汪德荣 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8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3/8 插页2 字数275,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2100

---

ISBN 7-5306-0130-X/I·98 定价: 4.50元

## 内 容 提 要

《肖像画画廊》是刘邓大军老战士作品集第二卷。它在描绘、记述我军指挥员、战士戎马生涯中，揭示出其性格发展的轨迹，心灵思想的闪光，捐躯革命的真诚，军事才华的锋芒和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从而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群。作品将他们置于解放战争的硝烟火海的背景之上，不但使人物具有时代感、历史感，而且也赋予抽象的历史以活生生的品格。纪实性与文学性，使这些作品具有文学欣赏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

作者大多是战争亲历者。每篇作品都很生动、真实、感人。

## 目 录

我的自传·····	陈 赓 ( 1 )
战将王近山·····	李德生 ( 9 )
记第一旅旅长杨俊生·····	黎克明 ( 20 )
记第五旅旅长雷绍康·····	万海亭 ( 75 )
记第六旅旅长周发田·····	王书波 (108)
记第七旅旅长赵兰田·····	林有声 甄申 (140)
记第八旅旅长马忠全·····	张的辉 (188)
记第十旅旅长周希汉·····	戴其萼 (216)
第十一旅旅长李成芳写真·····	郭明孝 (236)
楚大明和田涯·····	樊 斌 (274)
记第二十七旅旅长崔建工·····	宋新安 乐农 (295)
我的童年·····	何云峰 (339)
周大兴·····	杨 军 (345)
小老陕·····	卢耀武 (353)
炮手杨有才·····	陆柱国 (370)
李殿增自述·····	徐怀中 (386)
编 后·····	(391)

# 我的自传

陈 庚

我生长于湘之湘乡，现年四十一岁。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掩羞，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父亲袭祖业。乡间间微有声望，对革命具同情。我幼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高小未卒業，即毅然投军，隶鲁涤平部下之第六团二营为兵。时年仅十四五，荷德造套筒步枪（不上刺刀），枪高几与头齐。由二等兵以次连升至上士。民国六年至民国九年，湖南连年战争（打张敬尧、护法、湘鄂之战），我几无役不从。目睹连年战争惨状，战场遗尸遍野，民家则十室十空，对军阀战争深表怀疑。遂萌返志。民国十年脱离行伍，复又插考中学，受“五四”思潮之激动，愿献身革命，乃于一九二二年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帝运动。一九二三年长沙“六一惨案”（日本兵登陆枪杀宣传学生），我曾亲身参与，即为当事者之一并负伤。

是年底，党派我至上海转广东，投入程潜所办之陆军讲武学校。一九二四年K·M·〔即国民党〕<sup>①</sup>改组，创办黄埔军

---

<sup>①</sup> [ ] 内的字为编者所加，下同。

官学校。我以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积极主张武校〔即程潜所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合并军校，我并以身作倡，首先退出该校，考入黄埔。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以至全校合并黄埔，改编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充学校入伍生连长，第三期副队长，第四期步科连长。一九二四年——二六〔年〕广州革命运动与战争，我均大部参加，如镇压商团变乱，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平定杨、刘〔即杨希闵、刘震寰〕叛变，第二次东征……等。

一九二六年九月，党派我至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留红军凡三阅月，一九二七年二月返沪。南昌决裂，到武汉，被派至唐生智部下为特务营长。国共分裂后，参加南昌起义。会昌战斗负重伤，几濒于死。潮汕战挫，历尽艰险潜入上海。伤愈，即参加上海秘密工作，日与反革命周旋。

一九三一年，复派入鄂豫皖苏区，任红军十二师师长转战鄂豫皖间，未尝一挫。红军突围入蜀途中，复负重伤，遂又只身潜入上海就医。医愈将归，竟而被捕，引渡南京。在狱凡四阅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后复潜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参加长征，领干部团，任红第一师师长，长征直至陕甘宁。举凡东渡西征诸战役，直罗、双城之诸名战，均参加。直罗镇之役又负伤。

“七七”变起，我党以民族国家为重，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三十一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之三八六旅，我任旅长。十月首次参加娘子关及旧关作战，并经长生口之夜袭，为我对敌之处女战，歼敌一个工兵中队。敌军大震。因而迟延敌人攻占娘子关，使我正向之曾三军〔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阵地，

获得暂时稳定。继作七亘村之战，敌二十师团之后卫辎重部队被我两次伏击，缴获甚多，并阨至平定敌之交通已完全受阻。十一月初，昔阳黄崖底之战，敌一个联队在我突然火力袭击下而溃乱，死亡枕藉。若无增援，则将全部歼开，我则毫无死伤。敌在正太沿线，及同蒲太谷榆次地区，复遭我不断打击与破坏，铁路交通几无法维持。敌为维持其运输，企图驱逐我于正太同蒲联结点之三角区域以外，曾于十二月初，组织“六路围攻”，企图围歼我于芦家庄（正太路上）以西之花泉村与马坊地区，经两日激战，我安全突围。我军除作战稍有伤亡外，余无损失。反之，敌受我不断袭击，伤亡甚大，粮弹被夺。

此时敌沿同蒲南下，友军纷纷西退，状甚狼狈，不战而逃，弃大好河山、有利地形，置人民于万劫不覆之境。华北局势非常混乱。我则在我集总〔十八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及师〔一二九师〕领导之下，沉着应战，从未脱离敌人，不断寻找与创造敌之弱点，以求一战。几月来，几无日不战，无夜不袭敌人，使敌南下大受威胁。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敌以一〇八师团为主，组织对晋东南我军九路围攻，辽县、武安、涉县、黎城、榆社、武乡、襄垣、潞城、屯留、沁县及临屯路全线，几均陷入敌手。我旅在师直接指挥下，配合其他八路军，开始反“九路围攻”战役，战斗数月，敌狼狽分途窜回正太、同蒲、平汉三主要干线，我收复广大失地。在整个战役中之有名战斗，带有决定性者，一为长生口战斗（平定至昔阳交通要点），毙敌大队长荒井丰吉，击毁汽车多辆，缴获大炮重机枪及其他战利品甚多。二为神头之役（黎城通长治公路间要点），我军一部埋伏于距公路仅二百米处，敌人进至我伏击圈内，我突跃而起，敌仓惶失措，乃不及展开而战，激战二小时，全部结束



战斗，毙敌千余，缴获山积，除少数士兵（三、五敌人）及一随军记者窜蔽一洞内未被搜出外，敌几全部就歼。初，我伏击部队（补充团）武器不全，手执长矛，出发作战之时，纷纷提出口号：“用此长矛换取敌之三八式步枪”，故冲锋尤显英勇，一营战士竟有刺杀敌兵十一人者。战斗结束，该团全部换得新式武器。激战情形，由此可见。战后，敌以飞机十余架，在此狂炸达两日，以事报复。然我已安全转移。迟矣。是役，对进攻山西长治腹心一带之敌军精神打击特大。长乐村之战，我缴获敌兵大量文件，提到神头之役，无不余悸尚存，谈虎变色。三为响堂铺战斗（黎城涉县公路上），我复以干脆果敢之动作，在两小时内，解决战斗。敌一百八十余辆汽车，全部焚烧，敌亦全部就歼，无一幸免者。我缴获甚多。经过这几次大的歼灭性的战斗后，并继以日夜不停的破击，敌交通中断，呈现动摇之象。我更加紧作战，迫其撤退。四月中旬，敌苦米地旅团，配合辽县之敌，由榆（社）武（乡）图窜襄垣，沿途烧杀甚惨。我取平行追击，截击其部于武乡东之长乐村附近。经半日战斗，将敌全部压迫于两山之隘路中。我集中全部火器，猛力冲杀。在长达五华里之地段中，敌之密集队伍几杀伤殆尽，遍地尸骸，血染沟渠，各种兵器则遗弃满地。苦米地仅以身免。我缴获苦米地亲笔未发之家信一封，信中妄自夸口来华侵略之战绩，告其女曰：天皇又因其攻临汾之功绩而予以勋章，谓：“我肩今天下垂矣，天皇所奖的勋章是何等样的沉重！”但此狂妄之法西斯刽子手，在此一战狼狈而弃。几为所俘，而天皇所奖之勋章及所着盛服尽留我手，至今犹存我营，一时传为笑谈。此役惜因友军（三A）未能完成其阻止辽县之敌人之任务，使我背腹受敌，不能打扫战场。敌复以两个联队，掩护收

容，仅焚烧尸体即达二日之久。至今，长乐村边，浊漳河畔犹白骨累累、尸灰成堆。此为粉碎九路围攻最后之一大战。晋东南群众为纪念我军战功及是役牺牲者，特建亭于此。中虽经敌人多次破坏，亭盖被毁，碑塔犹存，屹立路旁，不减当日光辉。

此时敌人出津浦，攻徐州。我们在集总整个企图下，配合中原作战，除我军一部直赴津浦线作战外，我旅奉命调至平汉线，破坏交通，阻敌东（南）调。两个半月内，我日以继夜，转战平汉中段，从内邱、邢台、沙河、邯郸、磁县、峰峰、西佐、彭城、安阳、淇县、新乡，所有大小县城市镇、车站、铁路、桥梁几无不受我袭击破坏，甚或为我攻占，敌之南北交通始终无法畅通。该线伪军，大部动摇瓦解。继转武（安）邯（郸）路上作战。此线伪组织亦大部为我摧毁。伪军则纷纷投诚（其中大者如李逆福林之伪第二师全部来归）。友军骑四师数濒于危，均为我极力挽救而免于覆灭。旋调至道清线配合朱（怀冰）军作战。道清线上东起新乡、辉县、获嘉、修武、焦作，西抵博爱，所有大小车站桥梁几全为我为所破坏。两月内，新乡至博爱段，从未作连续五天之通车，群众赞我，友军甚誉。这样，迫使敌人不得不增兵此线，对我实行报复扫荡。月余周旋，敌人未能损我丝毫，竟老羞成怒，整日向我发射细菌，以至全旅指战员均中毒成病。旋奉命调赴涉县休整。行军途中，尽为担架与仗扶之辈，几似一大野战医院之移动。

休整月余，又奉命调赴鲁西北及冀南平原作战，转战冠县、馆陶、聊城、博平、高唐、临清、大名、清丰、南乐、广平、肥乡、丘县、曲周、鸡泽、广宗、威县，所至之处，伪军被歼，敌寇挨打。一九三九年初，敌第十师团，大举进占冀

南，我又奉命配合冀南部队作战。因我积极活动之故，迫使敌人不得不抽调进占南宮之主力一部，向我回击。我当即设伏威县南之香城固，佯作败状，诱其深入。愚蠢敌人，完全服我调动，进入我预定之火力圈内，全部动力化之快速部队，整个就歼，无一幸免。汽车被毁，全部装备尽归我有，开平原胜利作战的新纪录。敌又老羞成怒，大肆咆哮，以战车及汽车百数十辆，附以飞机大炮组成之部队，在卫河西南地区，寻踪追击，企图报复。其先头装甲汽车上贴有“专打三八六旅”之标语。我以徒步与敌之机械竞赛，但受不意袭击而挨打以至伤亡的，决非我，而乃为敌人。经过半个月反复转移作战，我仍以胜利者的姿态，携着俘虏、〔及缴获之〕大炮、机枪……等胜利品，高歌凯旋太行。万人郊迎，敌无可奈何我也！

一九三九年，我调榆〔社〕武〔乡〕地区，配合友军武（士敏）师作战，使武师由子洪口安全撤下，未受损失。敌几次“扫荡”，企图进占榆武襄地区，几次均被我击退。一年来组织对太谷、祁县（同蒲线上）之几次奔袭，均获相当战果。敌占白晋线，从子洪口经南关至长治各据点。我经常袭扰破击，几无一日间断，始终压迫敌于一线上（在其七生五炮兵射程内），不敢向左右伸展。没有一个大队的兵力，敢在离敌驻地半日行程以外活动。至今仍保持此形势。

一九三九年底，我旅调赴太岳地区作战，奉命为太岳纵队司令员，配合山西新军——决死队薄一波同志部，转战同蒲、白晋两线，粉碎敌人“扫荡”，巩固太岳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八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坏所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

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一根铁轨枕木，均被我焚烧或破坏无余。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从新建筑此路。百团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牵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万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不匝月辽（县）榆（社）线之敌，又告全部肃清。是役我再攻下据点十余处。榆社城为敌所构筑之半永久式筑城地带。城周围，防以堡垒群，围以铁丝网，圈以外壕，火网严密，地形险要。经我两日夜的攻击，敌虽以飞机低空轰炸，发射毒幕，但仍不能挽回其败局。四百余寇鬼，均寻到了其坟墓。武器弹药、粮秣，尽为我有。攻陷该城之翌日，复于榆城东之红土洼又击溃其增援部队三千人。增援者又被增援，始得脱险。敌兽性勃发，一月中忽又组织连续的三次“扫荡”，但三次均被我粉碎。有名的关家脑之役，最后结束了反“扫荡”作战。敌一个大队，大部就歼于此。敌尸横陈，遍于山上沟内。战后两月，我因公过此，数百米之外仍须掩鼻而过之。

自一九四〇年来，我曾几次打破其打通临屯、曲高两公路之企图，粉碎无数次的残酷“扫荡”。每次“扫荡”，兵力时间有加无已（一九四〇年“扫荡”最多万余人，为期不过半月，一九四三年秋季“扫荡”兵力为三万余人，为期两个月），战术花样每次各异，所谓“突袭攻击”、“分进合击”、“电击反转”、“分区清剿”、“铁桶合围”、“梳篦政策”、“抉剔扫荡”、“轮盘战法”、“铁滚前进”、“三线作战”，……法宝每次虽有不同，但失败则一也。不仅如此，政治经济特务文化，一齐都来，实行所谓“总力战”，“蚕食政策”，“推广维持”，“组织新民会”，“欺骗怀柔”，“以华制

华”，“组织维持”，“治安肃正”，“治安强化”，“新国民运动”，“三光政策”，“经济封锁”，“配给制度”；强拉壮丁，掠夺粮食，破坏春耕秋收，抢去牲口，组织迷信封建团体——青红帮、长毛道、一心堂、孔子道、关刀会……等；美人计，兔子政策，假投降等。垃圾秽桶，无廉寡耻，王八乌龟，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可叹为观止矣。但我军与决死队结合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粉碎无数次“扫荡”，及各种残酷的总力进攻，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在极度困难之下，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二十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谁曰我“游而不击”，狗屁胡说，可以休矣！或问：坚持敌后，抑谁之力？民曰：我党我军，结合广大群众，生死与共，在毛泽东旗帜下，朱彭刘邓领导有方，忠于民族，孝于国家，有以致之，谁曰不然？！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于中共中央党校一部

第三支部（延安）

# 战将王近山

李德生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为中国革命事业耗尽毕生精力，作出杰出贡献的亲密战友王近山同志！

近山同志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农家里，一九三〇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从战士任至红军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团长、旅长、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和二野的纵队司令员、军长兼政委、兵团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顾问及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五月，他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近山同志是党和人民培养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忠诚战士。他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率领干部、战士冲锋陷阵，先后负伤七次之多。他担任高级指挥员以后，也总是深入最前线指挥战斗。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称赞近山同志是对我军有过杰出贡献的好干部，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挥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

猛将。从红军、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领导过近山的徐向前元帅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徐帅说：“近山同志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是一员英勇善战的战将。他打仗勇敢、顽强，指挥果断，机动灵活；他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叫苦；他敢打硬仗、恶仗，有时伤亡很重，也能顽强支撑局面，坚决完成任务。”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王近山是当之无愧的。

### 敢打硬仗 关键时刻过得硬

近山同志是直接受工农红军优良传统熏陶养成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总指挥，每战都是在最前线。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家总能随时看到徐帅站在山头的红旗下镇定指挥。统帅就在身边！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干部、战士英勇百倍，奋勇杀敌。徐帅的模范行动，影响了包括王近山在内的各级指挥员。勇敢，是工农红军最突出的特点和优良传统。指挥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是干部、战士心目中的楷模，也是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近山同志当连长时，在一次战斗中与敌人肉搏，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崖，头上被尖石穿了一个洞。他以勇猛顽强的毅力，终于把敌人打死，自己也昏迷过去。他头部留下的伤疤，后来洗澡都不能用力搓洗。他当团长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躺在担架上还坚持到前面指挥，以致再一次负伤。一九三五年十月，王近山担任副师长。一次，他带领突击团队抢渡大金川，登岸时，端起机枪和敌人对射，强占了敌人阵地，掩护了四军渡河。接着红军攻打天全。这座城为刘湘部精锐部队“模范师”据险防守。装备精良的敌人曾夸口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过天全！”王近山带部队与

友邻部队配合，于拂晓前翻越高山袭击守敌侧背，亲自端着机枪带部队往下冲锋，打死敌人团长，尾随逃敌攻入城内，占领了“模范师”师部。

近山同志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在不畏强敌，经常主动寻歼敌人。一九四三年十月，他任太岳二分区司令员，奉党中央命令带十六团赴延安扩编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当时日寇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复杂，形势紧张。但是，王近山没有把凶狠的敌人放在眼里。当部队经过敌腹心地区韩略村时，他看到地形险要，立即决定伏击日寇。他亲自化装侦察敌情，然后部署战斗。在十六团指战员英勇拼搏下，经过三小时激战，截击十三辆满载日寇军官的汽车，共歼敌一百二十多人。从缴获的文件上查明，这股特别顽固的敌人是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中队和其它一些军官。打死的敌人中，有少将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六名。这次战斗打得十分出色。到延安后，毛主席接见了王近山，表扬他勇敢、果断、有胆略，没请示上级就主动积极地打了一个漂亮仗！

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王近山还担任新四旅旅长。蒋介石调胡宗南大批部队企图夺我关中地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占领了爷台山。王近山奉命率新四旅等部反击爷台山的敌人。他向部队动员时说：“打国民党这号敌人，就是要猛、要狠、要准！攻击时不能像茶壶倒开水，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要像提着一满桶水向热锅里倒那个架势。手榴弹一响，你的刺刀就得朝敌人的肚皮上捅！……”指战员听了他的动员，个个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一举全歼守敌，收复了爷台山地区，给疯狂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它再也不敢进犯边区了。战后延安居民召开



庆祝大会，欢迎凯旋部队。刘邓首长和中央首长都夸奖王近山指挥部队这一仗打得好。

### 一心为党 勇挑重担

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定陶战役大杨湖一战中，近山同志的表现不仅受到刘邓首长的多次表扬，而且在二野广大指战员中也备受称赞。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连克五城，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打乱了敌人南线进攻的计划。于是蒋介石从徐州、郑州方面分东西两路，调集了十四个整编师共三十二个旅，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疯狂地发起进攻，企图乘我军战后未及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东西钳击，聚歼我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刘邓首长决定诱敌深入，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薄弱部分，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我军主力后撤，敌人以为我无力抵挡，就大踏步深入我区。敌西线主力想争头功，以其机械化部队之优势，远远超越其他同伙，进到了定陶西南大杨湖一带。中将师长赵锡珩自恃是蒋介石嫡系，曾远征缅甸，又全是日械装备，竟狂妄叫嚣：“刘伯承已溃不成军，我不用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晋冀鲁豫，把他赶上太行山！”

刘邓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征询大家意见如何打？谁来打？当时我军各部刚打罢陇海战役，急需休整，而此敌又很凶顽，要打好这场艰巨仗困难很多。

在会上，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敌情。邓小平政委说：“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呢？还是打起背包回太行？”

王近山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他拍案而起，说道：